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五日　星期日　第一版　ZINSUI RHBAU

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九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通知

晉綏邊區公糧年度一年一換，從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起，晉綏新舊糧票照支付公糧、公草，同時舊糧草票一律停止使用，不准再向各級地方政府兌用糧草，所有各機關部隊未領四八年度糧草票者，希速前來領取，並發所屬按時啓用。特此通知。

財政處

張瑞昌父親

原在陝甘寧邊區工業局，後在子長縣新華染織廠，現在聽說到了綏綏段，見報後請來信。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來信寄神府縣賀家川利民生收。

女張珂

尋物啓事

敝人於九月十八日，在興縣五龍堂至車家莊路上，遺失草料票一千斤，有拾得者請通知後勤部軍實科，定當酬謝。

李滿堂　九月十九日

西北人民解放軍 攻克延川延長兩縣城

挺進大關中蔣匪區我軍擴展攻勢連克四重要據點 另部大軍繼續掃蕩延安附近匪軍收復蟠龍等重地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反攻大軍一部，二日一舉攻克敵強固設防之延川及延長兩縣城，該兩城均西距延安不及八十公里。延川係蔣胡軍西北主要交通綫咸（陽）榆（林）公路上之重要據點之一，延長爲全國著名之石油礦所在地。解放軍於清晨八時進擊延川，一小時內即將守敵十七師十二旅三十五團二營及保警縱隊全部殲滅，蔣匪縣長蔣夢疾、副縣長常鑑天、縣主任指導員王錫侯、保警縱隊長馮瑞群等匪徒無一漏網。同時，並在延（川）清（澗）公路間之三十里舖，擊潰敵七十六師輜重營，並俘其大部。延長縣城亦於是日夜九時，爲我軍攻克，守敵全部就殲。攻克兩城之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西北人民反攻大軍於日前突然出現於洛川、宜川間之蔣匪統治區，連克洛（川）宜（川）公路綫上之關據及洛川東二十公里之舊縣兩據點。而挺進關中蔣區之另部解放軍，繼上月下旬攻佔白水縣城及週雷煤礦與高陽、紅土兩重鎮後，復續擴展攻勢，連克蒲城西三十里之六井，白水縣之雷衙及宜君東南三十五里之雷原等重要據點。在胡宗南統治十餘年之大關中，開闢了新的解放區。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金口大捷後，西北人民反攻大軍繼續掃蕩延安附近之蔣胡匪軍，已先後攻克曾於該處殲敵第一師一六七旅之蟠龍，殲敵二十七師三十一旅之青化砭，及西距延安市僅二十公里之姚店子以及永坪、甘谷驛、臨安等重要據點，困踞延安之敵已完全陷入孤立。

西北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 縱談西北戰場大反攻形勢

解放軍從陝甘寧邊區完全肅清蔣胡匪軍的時間已爲期不遠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攻克延川、延長及關中川舉捷報傳來時，西北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答新華社記者：「今天怕是胡宗南很頭痛的一天。」談及目前西北戰場大反攻的形勢，該發言人稱：「解放軍南北呼應，縱橫夾擊，已使胡宗南手忙腳亂，顧此失彼。潰退到延安孤城的胡宗南唯一機動兵力五、六個旅，被打得喪魂落魄，進退兩難。因爲延安不能不守，失了延安，恐影響中外觀瞻和蔣軍士氣，可是，關中又不能不救，否則，老巢不保，必致全軍覆沒。但不管胡宗南怎樣還是顧北，總歸逃不出失敗的命運。」至此發言人綜述各路反攻大軍的進展情況謂：「上月中旬，金口大捷以後，我軍即大舉掃蕩延安附近之蔣胡匪軍，連克延安以東及以北之姚店子、青化砭、永坪、蟠龍、甘谷驛、臨安等重要據點。現延川延長又告光復，蔣胡匪軍已被迫退縮延安一隅，而我另部大軍則長驅直入，直搗蔣胡匪軍的巢穴大關中，於解放西安東北之白水縣城後，繼續擴展攻勢，在蒲城、白水、同官、宜君等縣境內，攻克重要市鎮十餘處，向胡宗南的心臟插入一把鋒利的尖刀。同時，另部大軍，則從蔣匪統治之洛川以東地區，攻克洛（川）宜（川）公路上之關據及洛川東二十公里之舊縣等據點，配合攻佔延安的大小勞山之我軍，將延安、洛川、宜川三角地帶間的胡匪軍交通綫，完全切斷，蔣胡匪軍的處境更加不利，使不久以前還在吹噓西北解放軍『已被肅清』的中央社，最近已弱啞無聲了。」發言人於結語時指出：「從目前的戰局，解放軍從陝甘寧邊區完全肅清蔣胡匪軍的時間已爲期不遠」。

北寧綫我軍擴展攻勢 攻入興城車站

（新華社東北前綫三日電）我軍在蔣匪輸血管北寧綫上繼續擴展攻勢，於九月二十九日夜攻入興城車站（錦州西南一百二十餘里），並攻克興城西南之白廟子車站。守敵狼狽潰逃，我繳獲極衆，並破壞鐵橋三座。

後勤軍實科工人雜務人員 節省棉衣一百卅八套

（本報訊）後勤軍實科工人、雜務人員爲了支援前綫，減輕群衆負擔，自動節約棉衣一百三十八套。按財經會議決定，工人雜務人員今年新棉衣，照舊發給，但他們自動提出節約。在討論中，很多同志說：「老百姓今年很多人沒吸家的，咱們穿二年還不行嗎？」有的說：「咱們今年大反攻，更要加緊支援前綫；節約棉衣也就是爲了減輕群衆負擔。」會議中，大家經過討論，除個別爛的無法縫補及新入伍的同志才發給新棉衣。經討論結果，原局被服一廠的老工人全部節約，新來工友帶有舊棉衣的也節約了，分局調來的七個工人，棉衣都已拆成拾衣家了，也只補發三條棉褲，其餘收拾起來穿舊的，老女工也一律穿舊棉衣。雜務人員中，伙房五個炊事員，除新來二人外也節約了。通訊員們早就穿上舊棉衣了。全科按原定標準，總共節約了一百三十八套和五件上身。（軍實科通訊小組）

分局、行署、軍區組織南路慰問團 慰問西北戰場傷病員

（本報訊）中秋節前，分局、行署、軍區組織慰問團，出發到南路各醫院，慰問西北戰場上光榮負傷的傷病員。慰問團負責人尚志田同志談，該團除帶了慰勞品向傷兵員進行物質慰問外，並講解目前反攻勝利消息和土地改革狀況，廣泛的徵求傷病員意見，了解醫療生活。（洪）

河曲水溝村遭了一次凍 全村實行熟一塊割一塊

（河曲訊）六區水溝村群衆加緊秋收，九月十九日，落了一點霜，水神廟溝的胡蘆、蕎麥都凍壞了些，兜坪也凍死了些莊稼。當時在當地的稅收工作團與村幹部即召開貧僱農會議，貧農張步順說：「現在有了熟莊稼，就得早些割。」會上二十來個貧僱農也都同意他的意見。會後，大家帶着鐮刀、繩子上地收割，回來選擇行割。張吉世等四五人在收割中，自願組織變工，照顧貴莊稼沒來熟，他就幫助貧農張貴（獨身漢）先割，抽調出勞動力來同地。現全村群衆實行熟一塊割一塊的辦法，並提出不要把生苗子割上，不要糟蹋了莊稼。（郝、段積德）

臨縣地主杜富奎 逃到方山當了村主任 混入黨內，欺壓群衆

經化林坪群衆鬥爭財產 扣留押送原籍

（方山訊）化林坪群衆將混入黨內當了村主任的地主杜富奎鬥爭後，扣送回原籍交群衆處理。杜富奎臨縣樊家山人，原有土地一百三十二畝、窯七眼，爲逃避反奸，於四二年逃來方山化林坪，一樣裝窮，打死一隻狼，是否屬實，竟騙取了村考查），會騙工年年，偽裝積極，因大家不了解他的歷史，去年四月當了村主任，九月又混入黨內。此後即隨形暴露，騙取果實，貪污公糧，強姦婦女，撥弄群衆。他自有坪地十五畝，山地四十畝，窯半，出租小二個，自喂一頭，羊五十[illegible]（皆些）都是由臨縣奪來買的），在去年分地中，又騙取好坪地六畝，好山地六畝，引起群衆不滿。中農李××一次到山裏打架沒有回來，他即趁機強姦了李的女人。一次召開村民大會，貧農李縣[illegible]因地務回來晚，判會鬥了一點，他就吊了一繩子，在群衆再要求下，才放下來，但又關了禁閉，會後才討保釋放。一共攔給三四個貧苦農民。今年集中公糧，任富奎讓了一個工，即私自讓了四個工給他鋤地。今春貸糧，群衆決定給貧農貸不林貸糧三斗，但他卡住不給，一直拖延到六月間才給了。正月要私放「官賬」，[illegible]月十日召開群衆大會鬥爭。大家在揭發了以上各種材料後，最後決定：（一）將吃了二毛的各種東西完全吐出來。（二）將方山的全部財產（土地、糧食、窯、房、牲畜），交由群衆處理，把他扣送臨縣原籍，並取消其共產黨員的資格。（羅九錫、白光）

後勤被服廠突擊冬裝 完成百分之八十

（本報訊）後勤被服廠在「不叫戰士受凍，早把棉衣送前方」的口號下，突擊冬裝生產。譚林帶病工作，一天扎七十多條棉褲皮子。王根保扎棉褲，一度增加到二百條。張富狗等人每天扎綁腿子八十件，波綠梅有次加工三小時，出到一百件，明錢針補仍保持十二針。張德昌在九小時內扎袖面子一百六十件。生產方式上，把過去一人一架機器的單個生產，改爲以班爲單位的「集體大操作」，根據每人的技術專長，做一部分，再按勞動力大小互相配備，每晚檢討，再加改進。原來每架機子每天平均完成十套，現在已增加到二十套。李廣訓等人爲了保證工作順利，修理機子。許多病號都繼續工作。各班每天都超過原訂生產計劃，原訂×萬××的棉衣任務，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後勤部高、劉部長、委員，並特給勞動英雄[illegible]獎。

簡訊

（本報訊）中秋節前，[illegible]

各分區部隊機關
清除地主奸霸等壞蛋
送給政府交當地群衆處理

（本報訊）邊區各分區部隊，從查階級查思想，發動貧僱農出身幹部的民主運動中，階級覺悟逐漸提高，同時在徹底平分土地運動中，少數混入我軍的地主、惡霸、奸匪等壞蛋，紛紛現出原形。為了純潔組織，建設土地改革的軍隊，堅決給羣衆撑腰，澈底打垮地主，消滅封建，八分區「太華山」的張舒太，六分區一四八中隊的閻亮孩，二分區政治部的何尚廉，七分區衛生隊的王月清，十一分區警衛連的郝貴文等壞蛋，均經軍人大會鬥爭清除，並已分別送給政府交羣衆處理。茲將其經過情形摘要刊載如下：

「太華山」文化教員張舒太
剝下軍裝現出漢奸地主原形

張舒太是交城縣有名的大地主，他祖父和父親時代，有好地二百多垧，常年雇三四個長工，還有三匹好騾，房子四五十間。他從小就嬌生慣養，任性胡為，無人敢惹。事變後，投機參加新政權工作，不久混入警察內。四〇年被古交敵人抓去，就叛變了，參加敵特組織新民會，後又當偽警備隊的班長，經常和日寇出發到我蘭川一帶搶掠燒殺。四四年又跑回來，混入我地方工作，當了小學教員和區文化助理員。因他欺壓羣衆，羣衆不滿，把他開除。

今年五月，他怕土地改革中羣衆清算他家，就假裝自動參軍，來「太華山」支隊後，就假裝進步，要求入黨。分配到機砲連當文化教員時，他為爭取得組織上的信任，就自動給部隊上文化課、教歌子。但參軍不到四個月，他的反動的地主階級的面目又暴露出來，向連長要求發手槍，鬧官架子。到交城六七區做歸隊工作，便冒充偵察員，歸隊戰士進屋時沒喊「報告」，就大發脾氣。對歸隊戰士的教育，完全是採取威脅手段。

他在清源邊山，偷摘老鄉的棗，老鄉吼叫，他反威脅老鄉。他打過東溝上的閭長和古交的退伍軍人，常對羣衆和村幹部發脾氣。在外歸隊半個月，除違犯羣衆紀律外，還貪污糧票三百三十三斤、菜金七萬四千五百元，每天大吃二喝。因在營部和羣家調戲女人。

因為戰鬥環境，不能開軍人大會，支隊就在九月二日召開排以上幹部和戰士代表會議，大家揭破他反動的頑固地主思想行動，提出：「張舒太不够穿著光榮的革命軍服講話，說出你的反動地主原形吧！」當場剝下軍裝，決定開除軍籍，送當地政府處罰，吐出貪污的財物後，就送交城六七區羣衆處理。

地主兼敵偽份子閻亮孩
不出操不上課反對土改

閻亮孩是臨縣北村的地主兒子，抗日時間，敵人佔臨縣後，他當了漢奸，到太原受訓。回後來當偽自衛隊指揮。又當八個月警備隊，經常打罵敵人許羣衆。敵人逃出臨縣後，他也跑了家，四五年九月混入六分區四八中隊，開過兩次小差，後來投機取巧，假裝積極，領導上這些階級觀點薄弱，就提拔他當副班長。他看不起窮羣衆，因吃病號飯，打罵過副排長。土地改革以後，他更表示不滿，經常謾罵，他聽到他父親以死抗交公糧，破壞羣衆清算，他公然說：「非回家把那些鬼死我父親的村幹部打死不行！」從此就大鬧大哭，不出操，不上課。在軍人大會上，大家就把他捆了，摘了軍帽、脫了軍衣，開除軍籍，送政府交給羣衆處理。

二分區政治部
查出化形地主何尚廉

二分區政治部收發何尚廉，是個化形地主，他是河曲舖溝村人，他祖父時就吃租放賬。他三六年給閻錫山的村公道團做工作。晉西事變時，又混入新政權當教員，但卻給舊政權回來，抗拒減租運動，明減暗不減，以壓地減價但農。後來看到不能不減，就陸續賣了四十多垧，只留下十來垧，在下銀和銀洋。他自己又混入二中，投機過關清算，四五年入伍，到政治部當收發。混進黨內以後，就暴露了原形，當機破壞。叫他剝削勞村時，他故意刻劃亂七八糟，看不清楚。分配他做羣衆工作，他也故意拖延。對訴苦運動表示不服，說：「還不是一回事。」為了保全財產，逃避清算，他把老婆孩子接來，要讓公家養活。經上級組織後，他又裝病，向政府要求優待。他家只有老婆孩子，六石多租子吃不完，並指出他幾年就不說。完了，一定實指出他政治上投機、工作中消極，上並未和家庭斷絕關係。同志們很氣憤，但上級組織已經反省，上思想上他和家裏生活無法斷絕，堅持錯誤。經過三天的追問，他不得不承認抗租減租、逃避清算、投機入黨的事實。大家認為他堅持地主立場，抗拒土地改革，一致要求開除他的軍籍。組織上接受羣衆要求，已將本人送回原籍。

七分直衛生隊醫助王月清
混入黨內不放棄地主立場

七分區衛生隊醫助王月清，地主出身，今年二月接到家信，知道家裏的土地被分了，就大哭大叫，說「斷估了他的土地」，做對土地改革，他透露影響他自動生慣養，過不了苦生活。四四年四月，從太行一分區開小差到晉西北，說失掉了高的關係，遭到當時組織的懷疑，不恢復他黨籍，不幹了。去年八月，他在逃亡前方擇，研究工作，實驗員，混入黨內。今年三月調到七分區工作，他又趕赴七分區，書記不在，找到支部郭永賢的介紹和證明。五月間經支部通過。

究討論，一致認為他是混入黨內的投機份子，把他清除出黨。自他到衛生隊以後，就和衛生隊長鬧彆扭，記成見，在地主大會期間，私人拉攏，反對組婦，搗亂會場。八月二十三日，分直召開幹部大會，學習土改訓令，幫助他檢討，但他始終以消極的說什麼「個性強」「自由主義」來掩飾自己，把上級說到醫務隊長身上，更大家指出他的地主立場時，他說：「你們說甚麼，我就是甚麼。」後，大家要他表示對他地主家庭的態度，他表示說，大家一致認為他不放棄地主立場，要求執行紀律，給以撤職禁閉處分。

綏德反革命罪犯李相海
原來躲在洪濤印刷廠

（興縣訊）洪濤印刷廠騾夫李相海，原是陝西綏德溝口村著名的反革命殺人罪犯，已被興縣公安局押送原籍，交羣衆處理。

按李逆係一地主富農，家有七八口人，土地百餘畝、羊六十餘隻、牛驢各一頭、窯洞七孔，自己靠走河路販船剝削水手工人過活。一九三四年陝北土地革命時，將他家的土地牛羊窯洞分給貧苦羣衆，他即仇恨在心，全家搬到山西柳林居住，繼續剝削。三六年紅軍東征，打開三交，時李逆即投機取巧，向羣衆承認錯誤，宣誓不做壞事，並假裝進步，給紅軍家屬代耕，實則反革命心腸不死。三六年冬季，反動派「清剿」陝北蘇區，李逆即勾引閻錫山等匪軍，把我蘇區村黨的地下組織，告密敵人，自衛隊被殺兩人，婦女組織也被破壞，當時因他告密被敵人捕到綏德殺的羣衆有七八個人。李逆後來又逃到山西。抗日戰爭開始後，李逆又全家搬回村住，他兒子在特務頭子何紹南的清澗縣當教員、縣府科員等，他父子又向羣衆奪回一部土地。今春羣衆準備鬥爭李逆時，李逆又逃到興縣，後轉山西臨縣磧口，再後聽到他本族侄子李生忠在興縣洪濤印刷廠當廠長，遂於七月間，找到「聯防勤務部採買處」僱員孫桂秀，孫某是李生忠結兄，李逆即唆使和孫桂秀一同到興縣探望李生忠，並利用孫桂秀的關係，兩人合開一塊路條，終於混入「洪濤」，當了兩月騾夫。但這罪犯終難逃人民法網，最後被羣衆發覺，上月已送回原籍，交羣衆處理去了。（道琳）

地主郝貴文
混入我軍進行破壞

郝貴文是嵐縣窮家子人，今年二十一歲，地主出身，從小就靠剝削活，十六七歲抽上大煙，串門子，見了漂亮女人就打主意，後來他叔父常傷閭長，他就給他叔父當狗腿欺壓羣衆。我軍解放嵐縣後，他叔與他家相被羣衆清算，他就懷恨在心。四六年二月混入我十一分區警衛連，當挑擔貨小和閻生才，兩人鬧彆扭，就開小差。他向組織裝積極，假報成份和歷史，裏面一套，能說會道，投機取巧，不到一年就提拔當了班長。土地改革教育深入後，在評定成份檢查思想中，把他評為地主，他感到不滿，反動面目馬上暴露，情緒低落，亂說怪話，破壞土地改革，說局勢難得土地，他的貧苦農民。給他治也不吃，說上級不關心，發牢騷，進行破壞活動。軍人大會上，大家揭露他的陰險的真面目，認為這種階級異己份子，沒有資格在我們土地改革的軍隊中戰鬥，一致決定開除他的軍籍，送軍法處判決後，送交政府，交羣衆處理。

大武群衆
熱烈慰勞傷員

（本報訊）當次來服戰鬥中光榮負傷的傷員，轉往醫院行經臨石大武，一個星期，同學十餘一、鎮孫、典百七等十同伙、掛鋼、榮、亞等亦都是鎖了，保護喻們，感到很好，非常週時，大武市羣衆熱烈勞軍，並有貨中勝熱招待。全市共慰勞水果五萬餘元、點心、豬肉，傷員們很感謝。（呂啟聯）

地主幾二順混入我陽曲大隊
詐民粮強姦婦女
八分區軍法處判處其死刑

（本報訊）八分區軍法處於十月三日判決混入我陽曲大隊、詐騙民粮、強姦婦女的地主幾二順死刑。幾二順是交城二區地主，強姦民婦，並企圖投奔閻匪之械會村地主，十二八十五歲，身帶我大隊介紹信，陽曲大隊容留，及私自向羣衆的我部隊冒名索取，任意詐騙，在太原邊山等村，共詐欺主羣衆小米九百十斤，白麵和小米，山五十斤，女人，一村，清源二區，私自到村中，威逼婦女，十斤小米，又詐羣衆；石頭，和兄弟，家中糧食，被我們同志扣押，革命的我們同志押回，羣衆民主政府，堅決要求處以槍決。（解放乙）

行署紡織工作組總結經驗
有明確的階級路線
才不會送錯技術

行署紡織工作組下鄉進行技術送上門的實驗，從五月間開始到八月底的四個月工夫，在興縣一區八個自然村中教會三十五個中貧農婦女學會了土機，現工作組已結束，大部份幹部已陸續分配到各縣工作，在結束時大家總結這次工作，檢討出缺點及經驗如下：

一、技術送上門的幹部，不單純是會技術，而且還要有明確的階級觀點和階級立場，會動員組織說服教育婦女，才能使技術不會送錯，糾正使貧苦婦女掌握了技術。我們工作的第一個村子就是明通溝。到了村子找村幹部，幹部說「誰家學，就教誰家」。自己沒有親自挨門挨戶的去了解成份，動員婦女，結果第一組共教會八個織組中有六個是中農，僅有兩個是貧農；給她們解決穿衣問題的也就沒有四戶貧農可以學，但村幹部劉俊英同志在白家塔工作組，也就沒有動員說服教她們學。動員一個貧農老婆，不去幫助她解決困難；而且她說了個不學，就輕易放棄了；去教一家中農媳婦的，媳婦家是地主，看不起婆家婦要離婚的。貧苦羣衆對學紡織往往表示沒信心，而且家庭還要勞動，所以多半是拒絕的，這就需要有十分的耐心，並幫助解決若干困難，才能動員起來的。

對作教的人的情緒上，就多同志較積極熱情，靈巧也快，有女回家教，而且數較大些的婦女說有笑，但對識數的情緒也高，有一數的貧苦婦女，而教的情緒就不一高，甚至有時還發脾氣。在明通溝工作總結時曾發生的檢討過，這是沒有階級立場缺乏幫助貧苦羣衆翻身精神的具體表現。武仁同志對自己教中的貧青年婦女就用心，對四十多歲的貧苦婦女就不用心教的態度，作了自我批評，但此次在實際工作中檢討的同志已說：「我對那個十六歲的貧農媳婦，開始要求太高了，第一天上機子，她織了一尺布，第二天三天織的反而少了，我就覺得是不好好的織，不高興，她也就情緒不好，不大高興，後經檢討後，自己對她一切都很耐心，她也不像以前那樣什麼也不做，一個月才學會織，想了以後，自己對她的態度的好壞，她的情緒也才轉好起來。」

已才覺得她錯，第三天她織了三尺布，這樣學織布，咱們在織布時，不能，她也情緒高了，想了以後，自己好了，也好，這是對學的「我們幹部的技術好壞，和有決定作用的」。

二、技術送上門的方法，最大的技術是，而且較快。大家檢討中一致認為這次的實驗，人多，而且較快的一村子和小先生的辦法，村子，八個幹部的一個半月才教會七個織婦，每人平均不到一個，王秀梅同志說：「我在賈家塔教一個織婦，人家心快，幾天就能自己上機子織了，學會挨頭子了，我就四個村子，她的都是自己織了二斤線子」。在一個村子住：「一個四個村子上了機子都是三天，我們一個個路，如果一個村子住上十來天，村子來看一看，生什麼問題，村子教，再到另一個村子去，回個村子輪迴的教法，後再到，過十來天再返，這樣用不着多的人。」大家都認為這個意見對，四個村子能得近的，一個人能同時教三四個村子。（郎）

維辛斯基招待記者 駁斥戰爭販子詭辯

蘇四項建議是改善蘇美關係方法之一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據塔斯社特派記者報導：上月二十六日，維辛斯基於成功湖聯合國總部舉行盛大之記者招待會，闡釋其十八日在聯大的演講，到會者七百人，歷時兩小時半。到會者對維氏談話印象極深，氏因其批評生動，不斷報以贊同的笑聲。維氏首對美國戰爭販子杜勒斯、歐爾等近日來的詭辯和否認，予以駁斥，並又指出另一些戰爭販子布立特、溫契爾等之名字及其反動言論。維氏認爲英代表麥克納爾在聯大會上的演說是奇怪的，並證實其爲厭言兩辯護，及藉口集體安全沒有基礎而否認裁軍的可能。維氏說：麥克納爾拒絕向新戰爭的挑撥者，但人們會奇怪，爲什麼販賣婦女兒童可以受到監禁，而販賣戰爭，應稱妨礙自由進步與人類福利最甚的罪行，則應例外？維氏稱：我十八日在聯大演說後，已經八天了，有誰反對我們反戰爭販子的建議了沒有。戰爭販子們用什麼反駁我們所列舉的事實？也沒有。雖然杜勒斯聲明他沒有作過新戰爭挑撥的宣傳，然而今年一月十七日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杜勒斯的論文說：「因爲蘇聯的「侵略性」，引起了比蘇聯領袖所預期的更頑健的美英兩國的「抵抗」，在那些國家中，輿論迅速強硬，支持軍事機構的措施，軍事撥傾是不容許瓦解的。美國在地中海表現它海空軍力量，假若蘇聯繼續走它既定的道路，那似乎就要引起大戰。」將這言論作一分析，人們很容易得出我所作的結論：杜勒斯所種對蘇外交政策的要求，增強了戰爭的危險。維氏在答覆合衆社記者麥伯特曼宗，關於如何改進美蘇關係的問題時，稱：蘇聯向聯大所提反對新戰爭煽動者的四項建議，是改進蘇美關係方法之一，美國如果放棄破壞聯合國憲章的企圖，放棄建立諸委會作措路的「和平安全臨時委員會」及「小型大會」的企圖，則將使兩國合作成爲可能，而且是持久的。維氏抨擊奢談國際合作的人們說：你們是要騎馬的人和他的馬之間關係式的合作嗎？但是我們反對這種合作，蘇聯絕不充當馬。可能有些國家喜歡這種「合作」，尤其可能爲那些被所謂馬歇爾計劃所誘惑的國家喜歡，也許他們喜歡馬夫騎在他們背上，那就由他們好了。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芝加哥日報、聖路易斯郵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紐約新聞和時代的記者們聯合詢問了某些問題，特別問到：假如「和平安全臨時委員會」已經成立，蘇聯是否參加？維氏答稱：「當某些另外事情發生的時候，我不答覆什麼時要發生的問題，蘇聯代表團堅持這一委員會不應存在，並將以各種努力，阻止它的成立。」該六記者又詢以設若不能管制和普遍裁軍的商談失敗，蘇聯將採何種方針？維氏認爲「該六記者顯然沾染了悲觀主義」，他說：「我不願參加他們這一悲觀論。」該六記者並問容許挑動戰爭情緒的新聞報紙與個人表示美國全體人民對蘇聯的態度嗎？維氏答稱：「蘇聯代表團如有一絲一毫的把戰爭販子與美國人民相提並論，便是悲觀主義者。親愛的六位記者，把你們的悲觀束諸高閣好了。」維氏在答覆關於朝鮮問題的詢問時，指出聯大會該撤消這一論點，因爲大會與此問題無關，且與憲章相抵觸，此問題應在履行蘇美英三強所負之義務，來獲得解決。記者集中又復提出問題：你以爲大批軍事的戰爭宣傳體實美政府嗎？維氏答稱：我們所談論的是某些國家的反動派，特別是美國的個人、私人報紙、出版商、資本家和美國政府的個別代表所從事的戰爭宣傳。

長城內外黃河南北 各綫我軍痛擊蔣匪

——一週戰況——

一週間，長城內外黃河南北各綫人民解放軍，給予蔣匪軍以連續打擊。

陝北戰場上，胡匪自岔口戰鬥被我西北人民解放軍擊潰四個旅之後，殘部由延安向南潰逃，我解放軍跟蹤追擊，一部於二十二日攻克延安正南三十公里咸（陽）延（安）公路上之大小勞山及蘇家河等軍事重地，嚴重的威脅着延安側背，斬斷了胡匪退路。二十五日，另部解放軍又突然出現於關中棄後，一度解放了西安東北一百公里的白水縣城。同日，又炸毀了同官縣西北金鎖關的大石橋，切斷了陝北胡軍的重要補給線咸（陽）榆（林）公路，使龜縮在延安及陝北的胡軍愈陷於進退維谷之絕境，凱餓困斃，逃亡日衆。而當我陳謝大軍沿隴海西進威震潼關之際，關中的胡匪更是一個有力的配合。蔣胡匪經此連續打擊後，手忙脚亂，調兵抵將，但是顧得了東卻顧不了西，其結果卻是挖肉補瘡，越補越爛。

陳謝大軍於佔領十城殲敵二萬五千之後，一面乘勝揮戈西指，直逼潼關，一面鞏固了前進陣地，在新解放的區域建立新安、澠池、陝縣、盧氏等十二個民主縣政府，實行了各項民主措施，飽經「水旱黃湯」四災的豫西人民，已經紛紛起來，清算蔣家匪帮的罪惡，徹底摧毀封建統治的根子。

中原我劉鄧大軍勝利進入大別山區後，目前的態勢正如本社記者所評述的：「隨時可以西越平漢，進入桐柏山區，或南渡大江，插足湘贛，或東出皖中而叩京蕪之門，或回師北上再渡黃河。」我處於如此機動的地位，而蔣匪軍則處於被動挨打，進退不得，駐守又不得。九月十九日，我在商城附近殲滅五十八師第二十九團，二十六日又在潢川東南擊潰由奧紹周率領來援的八十五師兩個旅，二十二日再克商始，二十四日攻克蔣匪由蚌埠至商城的補給線要點三河尖，繳獲了大部火藥和軍用品。

陳粟大軍在魯西南地區縱橫自如，沙土集全殲五十七師之後，敵五大主力之一，即第五師及十一師怱忙來援，被我大軍於曹縣、鄄野、城武地區重重包圍，自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內，殺傷第五師及十一師等部共六千餘人，其窮蠢正如某軍事觀察家所說的，是在殲滅蔣軍主力精銳，迫使完全殲滅蔣匪軍的有利形勢。

在膠東方面，正當蔣匪大吹大擂的時候，不斷遭到了我有力的打擊，先後被殲的達七千七百名。自八月三十日起，敵以四個師兵力，分三路進犯，於九月十八日遭我軍一部於道閘有力阻擊，造成了膠東阻擊戰的一大勝利，蔣匪在膠東的處境將日益困難，即使目前雖能侵入我軍撤離的幾座空城，但終將分散兵力，爲我造成大量殲滅的有利條件，這如阻擊戰的勝利，即已證明膠東解放軍隨時可以阻擊強敵，並取得勝利。

晉察冀人民解放軍於九月二十四日殲滅蔣匪軍七百餘於子牙鎮，當日守敵聞風逃竄，我收復青縣，威脅靜海，津浦北段之敵已經驚惶失措。

旬以來，晉察冀解放軍在大清河北及津浦北段各戰役中，已殲敵十六軍九十四軍及六十二軍之一部共五千餘名。至於本月二十日被蔣軍侵陷之石家莊東南之欒縣城，又於二十四日再度收復。由保定北出騷擾之敵及僞匪，也遭我重大殺傷，被殲副團長以下一百五十餘人。我軍另部於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主動出擊同蒲北段忻縣、定襄周圍，克復村鎮數十，殲匪一千五百餘名。

在東北戰場，我冀察熱遼解放軍於錦西殲滅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及暫五零師後，敵四十九軍七十九師及一零五師由錦州來援，就在同一地區全部覆沒。又被我殲俘一萬二千之衆。錦民主聯軍及手攻勢的沉重打擊之後，八月下旬，蔣匪自察北抽調四十九軍抽去，補東北的窟窿，然而時僅一月，就蹈了九十三軍的覆轍。如果說殲滅九十三軍兩師是給傅作義股上踢了一脚，即這一次又是更狠更重的一脚。這一偉大的勝利，震驚了蔣美，他們已尊來省兵增援出「滿洲共軍第六次攻勢似已開始」（美聯社北平二十五日電援引北平新民報語）的悲鳴，而且驚呼「目前的戰事似將爲總攻勢之序幕」（同日電）。經此戰役後，東北蔣匪的陸上補給綫北寧路已經破碎不堪，而將美海上補給綫的起卸地葫蘆島，也在我軍的直接威脅下。（二十四——三十日）

豫西我軍再克伊陽 攻克臨汝縣屬之臨汝鎮

（新華社豫西前綫二日電）東綫我軍一部於九月二十八日再度解放洛陽以南之伊陽縣城，並攻克臨汝縣屬之臨汝鎮，俘敵五十餘名，繳步槍三十餘支，殘敵向東逃竄。伊陽前於九月十二日經我解放，十五日被蔣匪整三師侵陷。

濱海地方武裝與民兵

以困襲一度收復日照

（新華社山東二日電）濱海區地方武裝與民兵，以困襲一度收復日照城，並對附近廣大地區之蔣僞進行勝利掃蕩戰。自八月二十六日蔣軍侵佔日照後，當地人民武裝即將該城加以圍困，先後收復日照外圍劉家寨、嶺南頭、十里堡、黃山前等數據點，我軍據守黃山，威迫城垣，城內之敵恐慌萬狀，九月十日拂曉，蔣軍二十八師乃急忙糾集一團兵力，拚命奪我黃山陣地，遭我痛擊，死傷二十餘，仍狼狽竄回城內。同日晚，我軍向日照石臼所之敵猛攻，當即佔領城西嶺，十一日拂曉，迫使日照城之敵倉惶而逃，日照城遂爲我軍收復。是日下午二時，石臼所之敵又集中砲火向高家村進犯，我軍予敵以重大殺傷後，撤出日照城，轉向日照城北公路兩側與絲山山區之蔣僞大舉掃蕩。據十四日至十六日三天統計，共掃除六十餘村莊的蔣僞組織，俘蔣僞四百餘人，繳步槍二十七支。

蔣佔中長路沿綫

蔣軍逃亡日衆

（新華社東北二日電）蔣佔中長路沿綫蔣軍逃亡日衆。自魈督陳誠代替杜聿明後，四十多天以來，困據中長路綫的蔣匪逃亡沒有一天停止過，從其主力新一軍到他的地方匪僞團隊的每一個部隊，「花名冊」上逃亡減員的數字都佔了很大的比例。駐公主嶺一帶的新一軍五十師一八四團，其中二營一個連原有士兵百餘名，現已只剩一半，每班除去一挺槍組外，就只有一兩個步槍兵。蔣匪獨立十二團一團原有士兵一千三百餘人，連日逃跑後，現在只有八百人，逃亡的佔原有人數百分之卅以上。駐四平一綫的五十三軍一三零師三八零團第五連，原有士兵一百五十餘名，現亦只剩一半。蔣僞東北保安第五支除十四團原有士兵五百人，現只有三百餘人。新從關內調來的主鐵遼四十九軍一零五師，在被殲以前，北三一五團「假連」原有士兵一百五十名，逃亡，結果已不足六十名。陳誠和其他的奴才們爲圖挽救其殘統治，乃更加緊如「禁止士兵與百姓接近」，「不許接觸家屬」，「實行嚴格監視」，「連坐活埋」與「逃亡者滅全家」等等辦法，但結果不但無補於其士兵逃風的扶搖直上，而且最近以來，即中下級軍官逃亡亦一天比一天多。如二零七師二團副長陶鑫，十四師二團營長羅提及同部三連連長劉英杰以及五十三軍三四六團七、八兩連的連長等，都相繼稱病辭職或逃亡。駐將陽北上台子蔣匪獨立第十二師士兵，曾在極端嚴密的監視與封鎖下，仍以綑帶綁梯，從二樓一個一個的吊下來，一夜就逃跑了十八個。蔣軍士兵之逃亡如此，就如八師號透川的蔣軍一九五師士兵王且桂所談的：乃是因爲「逃跑就是逃命」，而這也就是深受苦難的蔣匪士兵和其中下級軍官避免當內戰砲灰的出路之一。

流氓對流氓一場狗打架

蔣匪僞選醜劇延期

（新華社陝北電）據中央社透露：蔣家匪幫一再聲明「決不展期」的「國大」僞選，已於二十六日由蔣匪「國務會議決定」「延期一月」，即「投票日期」由十月二十一日至廿三日延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此一僞醜劇延期原因，據美聯社二十七日消息，係由於政治乞丐青年黨未能獲得某些省的行政權及「國民代表」的一定數目，拒絕提出僞國大代表名單所致。按自本年四月間民青兩黨參加蔣政府，正式成爲蔣介石跟班後，備得幾個「部長」空銜，因不能變動原來班底，鐵安插其狐羣狗黨，青年黨徵官不成的吵嚷，早已於六月中旬在滬秘密召開的「中執」會中，喊得一場糊塗，因此使陳啓天左舜生「苦惱不堪」（見青島大中報）。而民社黨的「府委」胡海門，亦大嘆「無聊」（五月十三日天津益世報）。此次蔣匪僞裝民主醜劇的僞選，要借重這些奴才當帮角，民青兩黨趁爲有機可乘，遂向蔣匪提出若干省府主席、委員、省「參議員」等要求，並主張僞國大代表名額依照「一、一、二」比例分配（即民青兩黨及所謂社會賢達各佔一名，蔣黨佔兩名）——天津大公報），企圖以流氓手段，換幾塊骨頭。蔣家匪帮亦以流氓手段對付流氓手段，說什麼要實行「自由選舉」，實即由國民黨指定，完全包辦，而拒絕其奴才們之要求。主奴爭吵，倘無結果，國大僞選勢必「延期」。

蔣管區拾零

粵東梅縣演出一幕「新欽差大臣」：該省蔣記省府小職員張學宏，於九月底偕兩時裝少女抵達梅縣，因佩有省府證章，衆以爲省府大員至，當時該縣參議長楊幼鉦擬控告該縣縣長，乃大擺筵席，宴請該二少女，宴畢，而是夜函，託張轉陳蔣記粵省主席羅卓英，並贈以路費。蔣記縣府聞悉，亦急作佈置。但忽有人發覺張所帶二少女爲興寧縣著名土娼，探索底細，始知張爲冒充，縣府均大嘆晦氣。

更正

十月二日本版刊載之陝甘寧邊府明令撤查兩重要負責幹部一訊中，邊區稅務總局副局長「王世英」，應爲「王世雄」，特此更正。

英工黨內閣 連遭工會方面反對

（綜合報導）加緊榨取勞工以挽救經濟危機的英工黨內閣，最近遭遇工會方面的反擊。二十五日內閣會議上，燃料大臣辛威爾宣佈：國家煤礦局與礦工工會間關於增加工作的談判已告失敗，約克郡六萬礦工雖已復工，但拒絕增加工作，而新的罷工潮又在蔓延。據美聯社稱：持續一週的斯各蘭區的罷工，二十五日已擴大至三個礦坑，罷工者達一萬二千人。另外工黨當局的經濟政策，在工黨的政治基礎英國總工會「職工大會」內已受到譴責。總工會於二十七日通過混合工程工會所提之決議，斥責政府要工人忍耐負擔，而聽任廠主增加利潤。混合工程工會代表海金在會上稱：[illegible]人必須付出，而富人則不受損傷。」海金指出：[illegible]帝國主義經濟的方法，是利用國家計劃，實現社會服務[illegible]，提高生活水準，[illegible]。海金最後要求政府減少在軍隊的支出，與蘇聯及歐洲其他各民主國和[illegible]自治領簽訂長期的貿易協定，並且要[illegible]及管制利潤物價的方法，減少富豪的收入。二十七日，英技師工會執委會所通過決議，反對政府停止新建設計劃的決定，[illegible]該決定會使二十五萬建築工人失業[illegible]

國際民主婦聯執委會開會

譴責代表團建議

召開殖民地與附屬國婦女大會

（[illegible]斯托哥爾摩訊）國際民主婦聯執委會二十一日在此間開會，由主席[illegible]主持，[illegible]會代表[illegible]三千餘人。會上蘇聯代表團長波波娃發表講演，謂：「蘇聯婦女的勝利解決[illegible]，證明蘇聯已達到了最[illegible]文明的[illegible]階段，而且以底民主的生活證明[illegible]蘇聯婦女充滿着[illegible]決心，繼續爲徹底根絕法西斯及[illegible]與擴大堅持和平[illegible]國家（首先是民主國家）的合作，而進行堅決的鬥爭。」波波娃代表蘇聯代表團建議，召開殖民地與附屬國婦女大會。[illegible]美國[illegible]報告美國婦女的活動[illegible]生活[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代表發言時，指出[illegible]越南人民，不能代表越南人民[illegible]準備起而保衛共和國。英代表指出：[illegible]英國婦女反對[illegible]供給不足，要求恢復[illegible]示威遊行，[illegible]

[illegible]男女同工同酬，[illegible]佛朗哥西班牙[illegible]進行鬥爭。最後，[illegible]政治經濟與外交關係，並予西班牙[illegible]代表伊巴露麗「熱情之花」[illegible]取自由的戰士以支援。[illegible]發動人演說，號促世界各民族人民與[illegible]，執委會一致批准二十餘個婦女團體參加婦聯。至此，有代表參加婦聯之國家達四十九國。

美國人民 反物價高漲運動增長中

（紐約訊）美國人民反對物價高漲運動正在增長。美國進步公民會「全國總會」二十三日在[illegible]總部門前舉行示威，反對物價高漲，[illegible]斥責資本家抬高物價，[illegible]物價管制，[illegible]。[illegible]全國婦女會特別[illegible]，要求恢復物價管制，恢復超額利潤稅，並提高最低工資，代表們證明：任何勞工家庭都已不能購買[illegible]必需品。美國婦女大會[illegible]小組委會[illegible]塔虎脫[illegible]我們收入少而支出多。」紐約[illegible]主席[illegible]：除非物價降低，[illegible]消費合作社。[illegible]物價高漲負責。[illegible]「美國人民」[illegible]少吃肉[illegible]

[illegible]批發價格指數[illegible]已達到一九二六年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一五八點一，較[illegible]增加百分之[illegible]，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七點七。[illegible]物價[illegible]小組委員會[illegible]

匈牙利新內閣組成

匈共領袖拉科西留任副總理

（布達佩斯訊）（遲到）匈牙利新內閣已於二十三日由各黨派領袖組織完成。丁尼斯（小農黨）仍任總理。新閣仍保持[illegible]四黨聯合政府，其中包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小農黨[illegible]國家農民黨[illegible]。共產黨提出而爲其他三黨一致支持之施政綱領：力行三年計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illegible]建立農村民主政府，發展與[illegible]之友好外交關係等。八月三十日大選後新國會於十八日舉行首次會議，[illegible]

簡訊

英國職工大會[illegible]訪蘇團已於廿八日由倫敦[illegible]。[illegible]

把敵人抗拒在陣地以外

——記韓家莊[illegible]保衛戰——

何寂紅

八月二十日早晨，雨後的空氣格外清新。是時，我九分區地方兵團×部以戰鬥姿態捍衛着韓家莊——這是一個座落在汾河流域有二三百戶人家的中等村莊。七點鐘，偵察員跑來報告：「[illegible]和洪洞流亡武裝共約千人，[illegible]來了。」[illegible]

[illegible]

金存的攬工故事

萬一

牧塔有個農民叫金存，個子大，[illegible]飯量也大，[illegible]

[illegible]